

心灵站台
xinxingzhantai

黄河故道好风景

□ 谢丽

秋风轻拂平原,将大地渲染成一片斑斓金黄。黄河,如一条金色鳞带横亘鲁西南平野,奔腾欢涌,一路向东……鲁西南的单县,隐匿着一片鲜为人知的生态绿洲——单县黄河故道湿地。

黄河奔腾千年的旧道,化身静谧的湿地天堂。每到秋冬季,成片芦苇随风摇曳,水面上白鹭翩跹,野鸭嬉戏,一幅生态画卷浑然天成。许多摄影爱好者和自然观察者悄然走进秘境,在苇荡深处寻找人和自然的对话。

我每次从单县城区回老家看望公婆,都会在黄河故道湿地中沉静默坐。眼下11月,是黄河故道最美的季节,漫天芦花如雪飞舞,数里长的芦苇荡正值盛花期,银白色的芦花在阳光下泛出柔光,伴着微风吹拂,宛如波浪翻滚。我们行走其

间,仿佛置身诗意的梦境,耳边只有风声水声交织的自然回响。

我们置身黄河故道区域,难以想象黄河之水氤氲吞吐的浩瀚气象,黄河悠长奔流的水性浸润着故道沿岸人们处世做事的智慧。近年来,单县政府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大对黄河故道生态保护力度,实施退耕还湿、禁渔限捕、水质监测。为了方便游客观赏,还建设了观鸟台、生态步道和科普长廊。如今,超万亩的荒芜平野变为绿意盎然的生态长廊,成为鲁西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黄河故道区域“保护水域生态,治理开发并举”的治理思路,如硕大有力的拳头,打拼出一片广阔天地。

植被保护、绿化亮化工程,使这片黄河故道变成人人向往的旅游乐园。

每逢春天,四五月份,这里林带如织,果树成行,飘出沁人的花香,引得众多养蜂者来放蜂。毗邻黄河故道的群众,用辛勤的双手和聪明才智,科学开发出一片属于故道人的生态胜地。故道堤内发展特色农副业,玫瑰园、葡萄园、垂钓园、生态采摘园,一片姹紫嫣红、争奇斗妍,引得外地客商不远千里到此游玩,洽谈商贸,好不热闹。在低洼成片的地方,故道群众深挖成塘,或养鱼或种芦苇等提高效益。现在,故道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沿岸群众兴建大型蜂蜜厂,成为鲁西南蜂蜜主要供应地之一。

今年秋天,我们回老家探亲,看到村里的变化不禁惊喜连连。故道毗邻的单县高韦庄镇大徐庄村是全市首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这个村有1500多人,村庄

一色白墙灰瓦红门,一排排楼院错落有致、整齐矗立。游客可以在村边领略田园风光,在民宿品尝肥美的黄河大鲤鱼,骑车骑行观赏万亩生态湿地。同行的朋友称赞“这里是延年益寿的人间福地”。我们看到,村庄和城市社区差别越来越小——村庄里有超市、卫生室、幼儿园、小学,健身设施,不少年轻人家里越来越富裕,有液晶电视、立式空调,冬天有暖气,有些从事电商的青年还购置了智能家居。

黄河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千年流变和人文沉淀催生了黄河文明独特的文化风貌。如今,这片黄河故道区域在综合开发治理中,呈现一种富丽丰饶的美感。她汇聚代代黄河儿女的发展期盼,张开雀鸟一样美丽的翅膀,在秋天演绎着美的精彩故事。

最难忘 zuizuinanwang

吆喝声声入村来

□ 李志联

没有吆喝的乡村是寂寞的,没有吆喝的童年是荒凉的。

吆喝声如同乡村上空的鸟鸣一样不可或缺。走进乡村,或肩挑或车推的各种小贩的吆喝声如天籁般在寂静的天地间回响,是乡村供需告白的传递,是那年那月最精彩的广告剪影,更是乡村人观看外面世界的最美窗口。

我童年的惊喜与欢乐是在彭二小那一声拖着长腔、带着麦香味的“热——馍——”高声吆喝中苏醒的。

他是西边康丰村的手工蒸馍人,高高瘦瘦的身材,白中泛黄的脸上带着消歇不久的笑意。总是推着一辆带有大梁的老式自行车,车后座上捆着一个白色的柳条编织大筐,这是我对彭二小的印象。

俺家在村子的最里头,堂屋后面就是一个又长又陡的坡。每次我跟着爷爷奶奶端着半葫芦瓢麦子循声出去找彭二小换馍,总会看到他一边扶定车子一边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村里人都喊他彭二小,虽说叫彭二小,其实他年龄并不小。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的话,应该也快100岁了吧。

时隔多年,彭二小除了个高人瘦,具体长什么样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还记着他的好,记着他每次专门为我蒸的“小麻嘎”。“小麻嘎”是我们那里对喜鹊的称呼。我说的“小麻嘎”是彭二小蒸的“小麻嘎”形状的白面馍,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因为稀少,每次他都把“小麻嘎”藏在筐底,把上边或圆或方的白馒头扒拉开,从底下拿出来我盼望已久的“小麻嘎”。

彭二小的声音高亢清亮,“热——馍——”喊起来底气十足,洋溢着诱人的饱满。白面馍本就充满了诱惑,再加上“热”字拖长尾音带来的腾腾热气,鲜活的画面感足以赶跑清晨所有的瞌睡。

彭二小为什么单独为我留个稀罕的“小麻嘎”,儿时我并没想这么多,反正给我留一个这么稀罕好看的白面



馍,我很高兴。由馍及人,自然我也喜欢上了彭二小。

近两年,年近八十的母亲记忆力明显减退,生活中丢三落四,但对年轻时候的事情却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向她提起彭二小,说起我那时候的“小麻嘎”,母亲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候彭二小家穷,你爷爷帮过他们一家……或许,彭二小是不忘旧情心怀感恩吧,要不他为啥经年累月地单独送给我一个好看又好吃的白白胖胖的“小麻嘎”呢?记得爷爷也曾说过,彭二小是个好人,遇到谁家的孩子被吆喝声惊醒,闹着想吃白面馍而大人又不愿拿麦子换馍时,他就掰下半块白馍送给那孩子。

斗转星移,吆喝声也在与时俱进,大嗓门的纯人工吆喝,逐渐演变为充电站带扩音器的喇叭声。曾经费时费力烧柴烧煤蒸出来的手工馍也陆续升级成了电炉或气炉加工的机器馍,花样不断翻新,颜色、形状层出不穷。但我知道,馍的外形再变化,最根本最基础的功能还是填饱肚子。

此去经年,我依然觉得彭二小的吆喝堪比农村露天说书或唱戏的游走艺人,每一句吆喝都不重样,每一句都是真实可信的现场直播。读了《老游记》,看到白姐王小玉如钢丝腾空般妙音入云的精彩说书情节,我就会油然而想起那位鲁西南乡村的手工蒸馍人彭二小,想起他那个高亢清亮、温暖如初的嗓音“热——馍——”。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青玉案·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抒怀

□ 孙新民

凝馆烽痕藏风雨。热血铸,铭千古。凭吊英烈如可语。枪痕犹在,旌旗如故。默把山河护。

今朝重忆来时路,旧帽残枪诉千古。薪火相承志未负。初心不负,山河依旧。英雄永常驻。

小小说 xiaoxiaoshuo

借粮

□ 张长国

1947年的农历腊月初六一大早,风像刀子,吹起地上的干雪粒子,刮到

人脸上,打得生疼。在鲁西南空旷的平原雪野上,只有几棵落光了叶子的干树在北风中颤抖着。小王庄村外的大路上,村民“二憨虎”肩膀上搭着个空荡荡的粮袋,正走在冻得满是裂纹的土路上,他是去借粮的。他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但还是挣扎着往前赶路。要不是那股从胃里翻上来的酸水一直顶着,他也不会起这么早去借粮。1947年的鲁西南,水、旱、蝗、匪轮番上场,别说一般人,就是勤快的地主,家里也几乎没有隔夜粮了。“二憨虎”家里眼看就要断炊,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要有了困难,就去找几十年前交下的朋友——住在40里外镇上的好友刘老板。”

刘老板家是开杂货铺的。“二憨虎”的父亲和这个刘老板两人是光着屁股长大的交情,后来一个种地,一个经商,虽不经常来往,但情分应该还在,借几斗粮食应当不在话下。晌午的时候,“二憨虎”终于走到了刘老板家那扇黑漆大门前。见到故交的儿子搭着空干粮袋来了,刘老板显得有些意外,但还是赶紧把他让进了屋里。“还没有吃饭吧!大冷天,先吃饭再说。”说罢,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孩他娘,赶紧做饭,老家的二侄子来了!”不一会儿,饭端了上来。一盘咸菜,还有一盆

热气腾腾的红皮地瓜。“唉,这年成不好,咱这镇上有些人一天就吃两顿饭,有的连两顿饭也保证不了。”刘老板的一番话并没有让“二憨虎”听到心里。他的眼睛盯住冒着热气的地瓜,从早上起来到现在,走了20公里路,还没有吃饭。他顾不得烫,用手拿起一个最大的地瓜掰开,在手里掂了掂,便开始剥皮。他熟练地将橙黄的地瓜瓤送进嘴里,香甜软糯,满口生津,然后将剥下来的红褐色地瓜皮,随手放在了木纹开裂的八仙桌面上。有两块地瓜可能因为天冷,被冻得有些发黑,即便煮熟了,依然能看见黑斑。“二憨虎”就把黑的地方揪下来,一块、两块……很快,他面前的桌面上,便堆起了一小堆地瓜皮和那些黑斑地瓜瓤。

他吃得正香,却忽然感觉到对面的刘老板停下了筷子。“二憨虎”抬起头,只见刘老板正看着他剩下的一堆地瓜皮,眼神复杂。刘老板自己拿起一个地瓜,没有剥皮,而是连皮一起吃了起来,连地瓜两头的蒂也吃了。吃过地瓜的都知道,地瓜蒂都是瓜筋,有些发涩,不好吃。“二憨虎”有些不解,看看刘老板面前空荡荡的桌面,说:“大叔,地瓜皮地瓜蒂怎么也吃了?”刘老板慢慢咽下口中的食物,放下地瓜,用一种平静却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二侄子,我这辈子,吃地瓜就从来没吐过皮。”“二憨虎”一愣,不明白这话的深意。刘老板继续说着,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这地瓜,是好东西啊!明代的老祖宗陈振龙从外洋吕宋岛千辛万苦把薯子引到咱中华,几百年来,从种到收,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要流多少汗,才能结出这么个果子,养活了咱多少人啊!这样的年月,连皮一起吃,才不糟践粮食。你不知道,这镇子里,有多少人连地瓜皮也吃不上……看来,你的生活还没有到吃地瓜皮的地步。”听到这话,“二憨虎”的脸霎时像霜打的茄子,比自己嫌弃的地瓜皮还难看。

刘老板没有再提借粮的事。“二憨虎”空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觉,自己的心比肚子更空……



的清明,在纷繁世事里守住做人的底线。面对加班与陪伴的两难抉择,我们学会了取舍;面对争执与误解,我们选择了进退之间的分寸与智慧。就像一块粗粝的顽石,被生活之流日复一日冲刷,棱角渐次圆润,但内里却沉淀出温厚的光泽与沉默的韧性,那是时光亲手雕琢的性情。

步入中年,人生仿佛化作一座沉甸甸的山峰,肩上扛着责任的重量,脚下踩着现实的泥泞。上要搀扶年迈的父母,下有稚嫩仰面的孩童,还有事业的重担与婚姻家庭的牵绊。曾经高悬于天际的梦想,或许已被折叠收进抽屉,激情也在柴米油盐中匿迹销声。但我们从未真正缴械投降,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坚守。成熟不是冷漠,而是在喧嚣的人海中保持内心

台阶上的人生

□ 李凡建

人生是一阶一阶向上攀爬的梦,如同长途跋涉的旅程,每一步都踏着年轻的节奏,每级台阶都深深刻下对生命的敬重。我们从懵懂无知启程,走过青涩豆蔻,穿越中年峡谷,最终抵达晚年如秋水般澄澈的宁静。这并非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蜿蜒起伏、时而陡峭、时而平缓的风雨兼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有的风景和必修的课程;每一次抬脚踏步,都是灵魂在磨砺中的重塑和觉醒。

年轻时,心比天高,梦比海阔。那时的梦想如破晓时分的第一缕晨曦,刺穿夜幕,炽烈而耀眼。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足以点燃整颗就不安分的心灵。哪怕前路迷雾重重,哪怕口袋空空,也要毅然背起行囊,辞别安稳的岗位,告别熟悉的故园,奔向扑朔迷离的

憧憬。清晨的露珠还在草尖栖息,梦境尚未完全消融,我们的脚步已叩响旅途的序章。那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更是一场对自由近乎倔强的折腾。我们的认知,年轻就是最锋利的刀刃——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一次次跌倒后带着伤痕重生。于是,在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上,我们像一叶孤舟,勇敢驶入浓雾翻涌的苍茫大海,看不清航向,却始终仰望星辰,笃信前方的曙光在等。

然而,现实从不轻易成全使命。人生的台阶不会永远平缓,它藏匿着荆棘,埋伏着深坑。有人在原地徘徊多年,汗水洒尽却不见理想萌生;有人纠缠于夙愿与现实的竞争,走得踉跄,痛得清醒。几番摔打之后才终于懂得:成长从来不是岁月的累加,而是心灵的淬炼重生。

我们开始学会沉静思索,不再盲目疾驰;学会抬头望路,不再好高骛远。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学会了弯腰前行,懂得了进退之间的分寸与智慧。就像一块粗粝的顽石,被生活之流日复一日冲刷,棱角渐次圆润,但内里却沉淀出温厚的光泽与沉默的韧性,那是时光亲手雕琢的性情。

步入中年,人生仿佛化作一座沉甸甸的山峰,肩上扛着责任的重量,脚下踩着现实的泥泞。上要搀扶年迈的父母,下有稚嫩仰面的孩童,还有事业的重担与婚姻家庭的牵绊。曾经高悬于天际的梦想,或许已被折叠收进抽屉,激情也在柴米油盐中匿迹销声。但我们从未真正缴械投降,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坚守。成熟不是冷漠,而是在喧嚣的人海中保持内心

曹风

好柿满枝头

孔祥秋 摄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乡愁笔记

□ 胡敬洪

河水为其诵之,小鸟为其咏之,连那簇簇白云,亦为其载歌载舞。石碾的人气真不小啊!石碾,笑眯眯地扭过头,仅仅看了自己的脚下一眼,脚步迈得格外从容。“嘎吱!嘎吱!”

老屋 岁月,斑驳成老祖母的脸庞。日子,描画出人世间的道道风景。老屋的门虚掩着,企图隐去昨天的记忆,隐去亲人们的悲欢离合,隐去门前那棵老槐树的笑语和叹息!

年节的灶火,中秋的皎月,还有那风雪夜行人,总在泥土奔就的墙壁前徘徊,影影绰绰的身影,爽朗朗朗的笑语,全都是浓浓的乡愁。老屋,年近古稀,一天天衰弱,一日日苍老,弓腰缩背,倒也鹤发童颜,十分精神,背虽瘦如柴,冰肌亭亭立,别有一番情致留在人们的心头。

风,来了,屋顶上的茅草,忽发冲冠;雨,来了,屋脊上的檩条,苦苦挣扎;雷,来了,墙壁上的泥土,魂归大地;雪,来了,门窗上的朽木,香消玉殒。而那把老式铜锁,不言不语,执着坚守,谁又能打开它,

破解这老屋的神奇和无奈?还是擦拭擦拭老屋愈来愈多的创伤吧!还是探访探访老屋沧桑的心灵吧!它那依然有节奏的脉搏,似乎在呼唤什么,或许是过往的悲和痛,或许是祖父母风箱鼓动的袅袅炊烟,或许是父母亲灯下倾诉的家长里短。

许多稔熟的身影从这里出发,从此再无音讯;许多刻骨铭心的话语从这里响起,又向云海深处遁去。

啊,用人生的酸甜苦辣筑就的老屋,仍然是故乡感情地平线上隐约的风光!啊,用思乡的离愁别绪牵牵着的老屋,仍然是大地胸膛里的一坛老酒!老屋依居的村庄,乡音缭绕,一只只灰色的燕子飞翔起来!一片云彩下,一缕星光中,是我魂归处!

手茧

他的手掌里握着广袤的大地。他的手掌里握着万物的灵性。于是,他的手心沟壑纵横,皱褶里嵌着想念,嵌着希望,嵌着生命的印章。手茧,是日积月累的一枚枚铜钱,是沉淀的一滴滴汗,一滴滴血,是把岁月当